

馨香一瓣

## 给母牛喂酒的母亲

□罗龙海

那年母牛下崽，母亲拿来酒兑红糖水喂给母牛喝，母亲说，牛啊牛我给你酒喝，你可得多产奶喂饱了你的小崽，也得兼顾我身边的几个寒风中流着鼻涕的小牛犊呀

母牛喝下的酒是母亲爱喝的那种那是故乡土生土长的稻米酿出的是故乡山里流淌的清泉酿成的是母亲自己粗手笨脚折腾再用粗笨的酒缸盛放在墙角平时随意舀一碗就着东西南北风也能够甜甜滋滋喝下的乡下米酒

今年牛年，是母亲的本命年真想给她八十五大寿祝酒，可是最好喝的美酒也许在天上为此，母亲已经离去两年我曾经不解母亲为什么爱喝酒直至今日忽然回想起那年冬天母亲给母牛喂酒催奶时的呢喃

母亲擀出的牛奶猛然在我的肠胃里重新翻滚出新的滋味我这才顿悟，身为女性的母亲跟牛一样在田里辛苦忙活的母亲她往自己缺腥少油的碗里倒酒其实是在添加那个年代她所能想到的催奶剂，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顽强

## 乡愁

□庄添章

昨夜看朋友圈——似乎听到劲吹的秋风一阵思乡的热浪在胸中翻滚从小生活的物景历历在目亲切的呼唤耳边萦绕梦中有相会的真实

醒来方知身在异乡遥望家乡的方向再次舒展那离别的意绪

一年几次回家探访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祭拜双亲感受亲人的善良物是人非的陌生感笔耄孤寂之艰难悲凉的心境裹着初霜

从小习惯家乡饮食熟悉父亲走路的背影喜欢母亲微笑中的厨艺那一缕缕炊烟是记忆中的真实

圆寨的水井、屋檐还有那伸向田野的小径熟悉的地名是一本厚厚看不厌的宝典沧桑的味道久久在梦中搁浅说不出的味道是身处繁华而难忘故里望着明月多少往事踏步而来

【每日一花】



走在清静幽深的密林里，踩在厚厚的落叶上，脚底沙沙作响，一种软绵绵的幸福感瞬间充盈于心间。空气中弥漫着陈年腐叶的气息，此时亦如老酒的香醇，沁人心脾。

母亲不需要用枯树叶来引火烧柴已经有二十几年了，但每次看到满地的枯叶，我总会想起母亲把它们当宝贝的日子。

三十年前，我家与六七户邻居住在一座老旧的四合院。我家有半间厅、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厅只有三面墙，闽南人称其为“阔嘴厅”。我家和堂爷爷家各占一半。厨房呢，其实是四合院厢房前的走廊，三面透风，靠近天井的一边更是

【往事回眸】

## 珍贵的落叶

□杨国章

便，我便用细长的铁棍，用磨尖的一头戳荔枝叶，把树叶一片片串在铁棍上，等串满了一铁棍，搵进竹筐里，然后再接着戳，直至收集满竹筐。

等我回到家，母亲看到整筐的枯树叶，必定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也会骄傲地坐在灶前，亲手把自己背回来的落叶塞进灶膛里，划拉一根火柴，把树叶点燃，帮母亲烧火。看着灶膛里的红色火焰不断闪烁，听着木柴噼啪作响，心里暖暖的，有一种踏实的幸福感。

几年前回老家，我重走了一趟当年砍柴和收集树叶的山路。过去两辆摩托车可以自如会车的山路，已经被灌木、荆棘和杂草淹没了。村里烧柴的人家不多了。曾经很紧俏的枯草、树枝和落叶，现在已经很少人要了。但在我心中，它们依然珍贵，正如母亲的微笑。

子家也住一住。今年霜降节气前，父母北飞的时候，母亲前段时间重新修剪的那盆茉莉花又陆续开花了。“这盆，又长出了好几个花苞，应该还能再开一段时间，你要记得每天来浇水。”每每这个时期，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那些花草草，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总惦记着我是不是按时浇花、修剪，把它们搬出去晒晒太阳通通风沾沾露水之类，闽南语说“新娘子吩咐到上轿”，也不过如此吧！

小时候，看奶奶外婆每每将发髻盘起后，总忘不了从花盆里摘几朵茉莉花，动作轻柔地塞进去，“香从清梦回时觉，花向美人头上开”。人走到哪里，便携带了一身的芬芳，恍如一个行走的小花园，芳香怡人。或者摘几枝插在瓶子里，用清水供在佛龛前。檀香、花香，混合着，似乎也有了某种默契。爱花，会遗传吗？我不知道。但看母亲侍弄花草，也如奶奶们一般如出一辙。

“淡雅轻盈香韵远，君子世人品更夸。”福州盛产茉莉花，求学榕城期间，我对这种异地的“思乡茶”并没有多深的了解。今年茉莉花开时节我刚好去了趟苏州，了解到一个关于茉莉花的故事。说是明末清初，虎丘一家赵姓三兄弟受隐士点播，“为人处事，都把个人私利放在末尾”，和睦相处、团结生产，终靠种植茉莉花发家致富。因此，它原本不叫茉莉花，而是“末利花”，真是意味深长啊！

初读“荔枝乡里玲珑雪，来助长安一夏凉。情味于人最浓处，梦回犹觉鬓边香”时，我在心里惊叫了一声，哎呀，怎么这么巧！我所在的地方，有“荔枝海”的美誉，那是名副其实的荔枝乡了；“百花村”也是声名远播，茉莉花是花友们喜欢栽种的小花卉之一。每次从村里经过，总会看见被包装好的茉莉花盆栽被一车一车地运往各地。“古老的东方有个少女名字就叫茉莉花/太阳扶着她月亮抱着她，春风雨露吻着她/她不爱艳丽的装扮也不爱金饰繁华/她将一片芳心一腔爱意送给千万百姓家……”歌曲里唱的就是它们的心声吧！

【诗情画意】

## 按下快门便好

□张旭文/图

九龙江畔观白鹭，已有一段时日。

我时常想，如果我会写诗就好了，或许也能创造出堪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明媚，或者类似“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趣味，表达精烁且优美。可惜我不会。

如果我会画画也好。可以用工笔画把如雪的羽毛也烘染得层次分明；或者用水墨写意，描绘近乎留白的虚化，呈现静中有动、虚实相生的丹青。可惜我也不会。

不过我的遗憾总显得多余。关于诗情与画意的搭配，白鹭一向自有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慢慢被拉长的黑夜，不动声色地扮演着秋冬季更替的中间人。此时的北方，早已收敛起所有热情，做肃穆的年终总结。而闽南的冬季依旧饱满多汁，好像才要开始提笔书写故事。白鹭，是此时生动的写意符号之一。它们顽皮打闹时，扰得江水扑扑作响；掠过水面时，轻快地只在身后留下一串省略号；在小船的桅杆上打盹儿时，又是一幅岁月静好的样子；岸边觅食时，迈着的四方步最能显示它的势在必得；不经意经过你身边时，要做好它随即转身扬长而去的准备；暮色西沉时，又身披霞衣糅合山水间浓淡疏密的色彩。是独立江湖也好，是成群高飞也罢，它们在季节的文本里，穿插上灵动的语调，满纸斑斓读出来就是鲜活的词句。

既是天然一幅诗意图，我只管按下快门如实记录便好。

图片摄于漳州市区碧湖社

【每日闲情】

## 不一样的绿萝

□程静

最初相遇，它还只有小小的三两片嫩叶子，静静地躺在垃圾桶旁，几条细细的小须根耷拉着，虽然有点失水了却还显得有些生气。心想着刚收拾完毕的桌子上少了点绿植，就捡了回去，稍微清洗了一下便插入了花瓶，本着顺其自然的念头，让它“自生自灭”了。

日子就这么匆忙地过着，我在新的环境里逐渐地适应了下来，似乎忘记这小绿萝的存在了。直到有一天，抬头瞥见那一抹绿色，才发现，它那原本几片小小的嫩叶，已经长大，变得更加翠绿，而且冒出了几片新叶。这真是让人欣喜不已。我与它一起“初来乍到”，各自在自己的天地中努力成长起来，而且长势喜人。于是便立刻起身重新帮它换了水，郑重地将它摆在鱼缸旁，希望它能感受到我的好心情，好好地生长。

都说绿萝很皮实，不似兰花那样需要精心照料，有水万事足。看着它每一天长一点，隔几天就会冒出一片嫩叶，其实成就感还是满满的。这不，一片新叶正在细嫩的枝条上慢慢展开，看样子还比之前初生的小叶子大了不少，我心想着，很快又将会多一片新叶了。又过了几天，原本以为已经长大了的小叶子却只是微微地展开了一些，完全不如

【神州凝眸】

## 满眼风光北固楼

□陈永镇

怀着对三国之吴国故地的向往，今年十月，我利用外出南京的机会，拐道游览了曾经作为三国时期的吴国都城镇江。

记得小时候背得滚瓜烂熟的一首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老师告诉我们，这京口，就是镇江。对于京口的了解，一直停留于书面上。于是，带着憧憬，也带着实地一探究竟的愿望，下了火车，便直奔目的地而去。

打的车上，师傅说：“您要提着个行李箱，登北固山，可能不方便，要不您推着箱子，沿周边木栈道走一圈，从外面先参观一下，觉得真想上去，再购票登山。”我说：“好，听您的！”很感谢司机小小暖心建议。

下车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大江——长江。因为车上问过师傅，这是内江！江边一个大的石牌坊门楼，写着：东吴胜境！仿佛，我一下穿越到了三国时期，体验当时金戈铁马的喊杀声！终于，多年以后，可以亲临其境。内心，真的有一点点的窃喜！

从北固山周边往上看，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亭台楼榭！这北固楼，这甘露寺，近在眼前。从后山底下往上看是有点陡，也危险，高是没有的！感觉真的没有我县东罗岩的一半高。可人家是南朝

梁武帝题写的“天下第一江山！”于是，真的印证那一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一小会儿，我就转到了正门。在山脚下看山望楼，感觉如隔靴搔痒。于是，购票入内，寄存好行李，带着手机，拾级而上。山上景点众多且多分岔。吸引我的，除了北固楼，还有甘露寺。景区路边竖立的彩旗上写着：北固山甘露寺刘备招亲。我知道，这是一个5A级景区也无法免俗的噱头，以历史人物的故事为看点，来招引客人。真实的历史大家知道，为了增强实力，孙权联合刘备，将小妹送到荆州与刘备成亲。不过，路边彩旗上那首辛弃疾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让我流连忘返。体会词的意境登山，突然觉得脚步轻快了许多。满眼风光北固楼，我一口气爬上了山，登上了楼。

从楼上向北远眺长江，脑海里翻滚的是那句词：“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除了甘露寺，北固山上还有很多其他景点，诸如千年铁塔、祭江亭，试剑石，阿倍仲麻吕诗碑，鲁肃、太史慈墓等，由于急着要赶往杭州，没有细加参观。

在赶往下一个行程的车上，我回味无穷，细细品读那句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我知道，那是南宋词人、镇江知府辛弃疾词的美，让一个本平凡的小山、平凡的小楼声名远扬。